

白雪红樱两相映

■ 杨木华 文 / 图

时光的脚步刚刚踏入十二月，漾濞大浪坝茶园里的万亩冬樱花，早已“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树一树的粉红，在料峭寒风中绽放出别样的风姿，成为白雪红樱两相映的滇西秘境。冬樱花的粉红，台地茶的青绿，让走入冬樱花深处的我，咔嚓咔嚓拍摄不停，镜头定格的每一帧，都是对过往岁月的怀念……

我与大浪坝冬樱花初遇在刚买单反相机的2016年，那时尚未知晓大浪坝的冬樱花竟然如此美丽。带我去买相机的好友宏观的一通电话，唤醒了内心深处对冬日山花的向往。他说：“走吧，带你去看一场冬日的樱花盛宴。”他驾车，我俩清晨六点从漾濞县城出发，天微明就抵达了大浪坝。一脚跨出车门，厚重雾气将湖泊草甸群山都笼罩在朦胧而神秘的氛围中。站在茶园高处，我俩悄然等待黎明大幕的开启。转瞬风来，大雾沿山谷急速流走，转眼之间天朗气清，湖水四周台地茶园中的冬樱花轰然呈现，一谷粉红，绚烂至极。那些粉色的花朵，在晨光中轻轻摇曳，成为冬日最温暖最妙曼的光影，我俩忘却寒冷，沉浸在粉色的海洋中。我一见倾心，举起相机一次次定格与冬樱花的浪漫初见，开心收下冬樱花给予我的第一份礼物。

自此之后，只要日历翻入十二月，大浪坝的冬樱花便成了我心中割舍不下的牵挂。无论是苍山白雪映衬下的一树粉红，还是晨光暮色中的一抹温柔，每一次抵达，都收获不同的惊喜与感动。我曾在东山之巅，俯瞰脚下的整个樱花谷，那是一种“会当凌绝顶”的豪情，亦是樱花“已觉春意晚，故在冬日乱飞花”的诗意。大浪坝与苍山遥遥相对，冬樱花开日，正是苍山雪白时。逛累了，我独坐樱花下，泡一杯清茶，翻两页闲书。当然，相看两不厌，还有苍山雪。我以苍山白雪作背景，以堆叠的樱花作主体，拍下冬樱花与苍山雪的绝美图片，每一位看过的朋友都感慨“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大浪坝的冬樱花下，我无数次做梦。那是关于旅行、关于摄影、关于相思的梦。梦里，我背上行囊，牵着心上人的手走遍万水千山。每年最寒



冷的时节，大浪坝的冬樱花，都在原地静静等待，等着远方的游子归来，等着走远的春天归来，花儿想让每一双路过的眼眸都坚信，再冷的冬天，也一定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我曾躺在这里最大的一棵冬樱花树下，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些事，也曾许下一个愿望，愿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能找到一棵属于自己的开花的树，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顺流还是逆流，都能拥有一种稳定充沛的生命定力，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去感受平凡日子中的不平凡。

面对这漫山遍野的冬樱花，不得不提前人的智慧与勤劳。那些满是老茧的手，三十年前用心种下的小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种树人的初

衷只是为了给台地茶遮挡高原的烈日，却不承想这些冬樱花在不经意间，成为一道令人心醉的风景。在游客的眼里，配角冬樱花成为主角，主角台地茶只是衬托，可茶与花从不在意主次之分，而是一直相互成就，才有了今天的大浪坝樱花谷。如今，当我们站在樱花树下，享受着这份美好时，更应该记住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为我们创造了群山高处的这个奇迹，让寂寞的冬日生机勃勃。记得2022年12月，我带着从上海来支教的尹老师，一同漫步在大浪坝樱花树下。尹老师是一位懂得教育真谛的英语老师，他用心热爱漾濞大地上的草一木，在无数学生心中种下了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种子。如今，冬樱花又开了，而尹老师早

已完成使命回了上海，不知他是否还记得那片曾经让他心动的粉色海洋。可我想，他的学生，一定记得这个上海来的老师，这个一心一意为学生奉献的教师！无论身在何方，那份关于冬樱花的记忆，一定穿越时光，成为彼此心中永恒的温暖。

冬樱不知人事改，苍山雪白与谁期。一起看花的人，有的已经消散在风中；一起拍摄冬樱花的人，有的已经消失在人海。无论你落魄黯淡，还是星光耀眼，请你记得漾濞大浪坝的冬樱花一直在想你！身处远方的你，如果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发现一朵冬樱花落到肩头，那就是漾濞大浪坝的冬樱花穿越山海来看你了！捧起花朵的那一刻，你或许会想起，当年在冬樱花下的浪漫相遇。

落叶如诗

■ 施福昆

周末，去河畔的森林公园散步，活动一下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们沿着石板路走到林子深处，这里不见游人，只一片寂静。

公园里的树木已生长很多年，地上的树叶积累了一层又一层。偶尔遇见公园的管理人员，他们只是清扫路面，方便游人通行。但是，他们从来不把树叶带走，只是将树叶移到路面之外的地方，让树叶回归大地，我很喜欢这种尊重自然的管理风格。

公园里没有太多游乐设施，放眼看去，只见层层叠叠的树木和一地落叶。在这里会深切地感受到远离都市人群，拥入大自然的怀抱，仿佛进

入另一个世界。

听朋友说，这里的土壤是黑土，格外肥沃。我想应与落叶有关，叶子腐烂分解后会融入土壤，增加了养分。出于好奇，我蹲下身拨开树叶，想看看下面的泥土什么颜色。没想到的是，拨开树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拨开一层，还有一层。努力好久，才看到黑色的泥土。

看过黑土，我们回到石板路。路面上也落了不少叶子，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清扫。孩子盯着路面看，突然喊我过去，说树叶排成的形状像小船。我上前看，几片树叶随意地聚到一起，真有船的样子。

树叶有细细长长的，也有圆圆小小的。树叶可以搭成小船，当然也可以排字了。于是，孩子们要玩排字的游戏，他们配合着长叶短叶，排出名诗名句。每当完成一句，孩子们都高兴得蹦蹦跳跳。用落叶排字，成了这次公园之行最快乐的时光。

等我们要离开时，石板路上已经留下不少诗句。挥手告别这里，突然想到，诗句也许是对落叶最好的祝福。树叶凭借大地的供养长大，见过树冠顶端的风景，照过艳阳，吹过暖风，也淋过雨水、受过寒霜，走完一生，悄悄落回地面，滋养大地。这个美丽的轮回不正如诗般优雅吗？

窗前意趣

■ 杨永誌

临窗而坐已成了生活中的习惯，于此，悠然地品味香茗，让思绪在笔尖流淌，尽情沉浸于喜爱书籍所营造的奇妙世界，有着一份难以言喻的宁静与悠然。

那扇窗户常常大大地敞开着，清风恰似最温柔的使者，毫无保留地将清新空气送来。旭日的柔光时常如金色的纱幔般洒落在窗前，脸庞瞬间被温暖紧紧包裹。在寒冷的冬季，这份温暖给予人一种格外的舒畅。“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这旭日暖光，恰似春日的德泽，为生活带来温暖。

当雨水飘落，雨点击打屋檐的声响如同天籁，格外让人宁神。明知一场雨过后，寒意会增添几分，却依旧满心欢喜地聆听那滴答滴答的旋律。此时，思念依旧，却更契合窗前的思绪，在悲无喜之中，悄然触动休眠中的意趣，神思飞向了远方那未知的美好之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雨声，恰似无声的滋润，温柔地抚慰着心灵。

月光常常会如仙子般悄然光临

窗前，皎洁而又无影。在如此的光影之下，曾经有观光胜地的足迹，有好友深情厚谊的交流，有亲密恋人的依偎……“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月光，静静地见证了多少岁月的变迁。

当没有月光的时候，灯光自然明亮起来，如忠诚的守护者，陪伴着度过无数个夜色。灯光悄然地点亮窗内的一切，同时也拉长了自己清瘦的身影。就这样，窗前一个又一个淡雅的日子，让岁月在宁静之中缓缓流淌。



静美山乡

宗志芬 摄

遇见沙溪

(外一首)

杨艳梅

我在老家寻找不到老家 已多年
多年之后 在不远的异乡
在沙漠 我撞见了故乡

一个村落 比乡愁更早进入我的眼帘
低矮的房屋 把广阔让给天空
土墙更像一册史书
故事比土墙厚重三分
瓦片上有风吟 仿佛是三弦的耳语
瓦猫竖着耳朵 其实充耳不闻
它是一位战士 一千年里高踞
麻雀才能在屋檐下 留言

我循着一只麻雀的留言 进入院落
一畦青菜长势旺盛 离土灶一步之遥
在一碗有着酸腌菜的饵丝里
我的一滴泪 骨肉分离

老屋

车马泊在村外
小巷 只容得下瘦身后的阳光
我的眼神先于双脚在天井陷落
天空那么小 已足够装满行囊
我这就戴上金花
带一畦野性十足的花草 回老家

老屋的草分 足以接续家谱
一只蜘蛛趴在木梁上数着年轮
一根柴火颤抖了一下
土灶 大水缸 火塘
马鞍全都温热了起来
一盘石磨慢慢磨着 古色古香的时光

我忽然想迷路 不找归途
或者 墙脚下的青苔绊倒我
或者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 在这里等你

雪花是天空

寄给大地的情诗

丁成武

白色的世界
涂抹星点点的墨
远去的背影
凝固沉默的心事

漫天飞舞的雪花
寄出片片素笺
每一片写满了字
每一片洁白如玉

一把伞
撑起了两个世界
外面的很小 仅容下一人
里面的很大 盛满
风 雪 雷 电和牵挂

你若不来
风不停 雪花也不停
待雪花到了天涯
思念会慢慢融化

弥渡的月亮

阿尼姑娘

弥渡的月亮
夜空宁静甜美的画卷
月光洒在大地上
照亮了小河 流向远方

弥渡的月亮
这是谁对谁的牵挂
化作声声深情的呼唤
字字吐露真情
句句喚醒归家

弥渡的月亮
朦胧的桥上的倩影
这是思念的旋律
将着屡屡的清风
在幽静的山谷弥漫

弥渡的月亮
这是阿哥走后的脸庞
日夜的思念
楔进阿妹思念的海洋



1983年，“三月街”前两天，杨英把李桂科和杨芬叫到照相馆，劈头盖脸就问，你俩谈得咋样？李桂科低下了头，没有吱声。杨芬也红着脸不语。其实他俩也就认识而已，有过几回来往，根本算不上谈恋爱。

杨英又问：“李桂科，你觉得杨芬咋样？”李桂科说：“杨芬当然是个好姑娘！”杨英又问：“那你喜不喜欢她嘛！”一句话把李桂科搞了个大红脸，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喜倒是喜欢，不过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杨英一拍大腿说：“李桂科，有你这句话就得。”说着将一沓钞票递给杨芬，“你俩去赶‘三月街’，置办点东西，把婚事办掉。不准再拖。”

杨芬接过钱，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一直低着头不吭声。

后来，杨芬提起选择李桂科的原因，也并非自己毫无主见。只是觉得李桂科家弟兄姊妹多，家庭贫困。他母亲早逝，很多事都是自己作主。杨芬家的情况和李桂科家差不多，她父亲早已过世，家里四姊妹，也属贫困家庭。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吧！她觉得李桂科人品好，早在心里认定了他，只是嘴上不说而已。不过婚姻大事男方要主动，李桂科不说，她也不好意思开口。

杨芬说：“李桂科从初中、高中开始就自己砍竹子编篮子补贴上学的费用，是个实在人。相处了段时间，觉得这个人靠得住。很多时候，他都是人后己，先把别人的事做好，再管自己的事。跟着这样的人过日子，心里踏实。所以我姐让我们去买结婚用品，我也就不吱声，算是应允。”

“三月街”期，李桂科和杨芬就搭车到大理置办婚礼用品。“三月街”又叫“观音市”，是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由来上千年之久。所以又有“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的说法。清代学者师范有诗为证：“鸟绫帕子凤头鞋，结队相携赶月街。观音市畔烧香去，元祖碑前买货来。”1959年，电影《五朵金花》更使得“三月街”闻名四海。电影里有歌唱道：“一年一度三月街，四面八方有人来。各族人民齐欢唱，赛马唱歌做买卖。”“三月街”也是当年结婚的伴侣必赶的，似乎已成定俗。小两口赶月街，一则向大伙宣布要结婚了，一则采购结婚用品，也是图个吉利。李桂科和杨芬到了三月街，简单置备了新郎新娘的婚服，又买了给两边老人的衣物鞋帽，买了些床上用品，就算是置办了结婚用品。至于家具，李桂科就施展他木匠的绝活，买

连载 10